



沙米爾

義·辛克萊著 · 卒九譯

沙米爾

有著作權 • 翻印必究

每冊實售幣貳拾肆元正

原 著 譯 述 發 行 經 售

美 · 辛克萊

平 凡

中 心 書 店

科 學 書 店

光 明 書 店

立 體 出 版 社

萬 有 書 局

全 國 各 大 書 局

代 售

中華民國三十二年六月出版

前記

一 辛克萊

辛克萊，被全世界所注目而公認為美國的最卓越最傑出的文學作家，是近代英文文學的偉大的創造者。我們只有在辛克萊的作品裏，可以找到這種偉大時代的——靜美國作家所不屑計較的特殊的現代狀態的重要而且確切的說明。他正和柯柏（J. F. Cooper）一樣，把美洲土人的生活 and 性格靈動的描寫出來，終于在全世界文學的領域裏，另外開闢了美國的一角；又如馬吐溫（Mark Twain）及惠特曼（W. Whitman）一樣，把他們的特別的美國生活表現給世界。

辛克萊是一個良心清醒，心地正直，為真理而奮鬥的正義的戰士。正如俄國的高爾基（M. Gorki）法國的巴比塞（A. Barbès）他們都是竭力替被壓迫者說話的，帶有反抗精神的作家。辛克萊把美國資本主義的機巧，美國一切產業家，銀行信託者以及他們的走狗——教會，他們的喉舌——教育機關和新聞紙的黑暗，全無遺憾地暴露了出來，又毫不留情地把牠們抨擊得粉碎；而代替這一切的，他希望

望用世界革命的手段來實現理想的黃金時代。

但是，辛克萊有時可脫不了所謂『文明氣』的；所以在他的作品裏，在不自覺之中，便會有暴露出小資產階級智識份子的本性的時候。最顯著的，就是他在燃燒於人類愛中的那種清教徒的精神。這是辛克萊的作品中的缺點，不正確的意識。現代有名的文藝批評家馬察，在指出辛克萊的意識上的缺點之後，他說：

『辛克萊究竟是與我們很接近的作家，他在文學上的功績實不可掩沒。在他的作品中，我們可找出下列的優點：第一、他比較正確地觀察主人翁的心理，氣分，和社會的實際生活之相互關係；第二、他用寫實主義的手腕，表現出現代美國資本主義的實際情形。』

這是中肯之說。

一 略傳

烏布東·辛克萊(Upton Sinclair)於一八七八年九月生於美國馬里蘭州(Maryland)的巴爾摩爾(Baltimore)地方。他的父系和母系的祖先，都是純粹的南方人，他的童年便在美國南方的氛圍中渡過。他的父親是個酒商，家境非常困窮。當一八八八年時，全家遷到紐約居住。這時，辛克萊才進學校，在學校裏做了一個天資聰穎的學生。十四歲便考進紐約市立大學，四年之後，當他十八歲

的時候，便在大學裏得了文學士的學位。

他的青年時代，在思想方面，他受基督，哈姆雷特（Hamlet）及雪萊三個人的影響最深。

在大學讀書的時候，同時他也已經是一個作家了。他寫些小玩意的文字，如諷諷一類的小品；從十五歲開始寫作，不久，每星期便可以得到四元或五元美金的報酬了。靠着寫這類的文字來維持他的求學費用。當然的，這是無聊而又痛苦的工作。直至他的半自傳式的小說「史戴林日記」（*Journal of Hubert Strling*）出版以後，他很得到文壇上相當的激賞。

這之後，辛克萊的青年時代的夢想總算告一結束，於是他便開始過一種新的生活了。那是從他認識了一個本是傳教師出身，後轉變為社會主義的宣傳家的赫綸（D. Hermon）時起頭的。辛克萊本來自幼貧困，受盡了人間社會的種種磨折摧殘，正需要一種新的理想來救濟他的生活，而且因他的德謨克拉西的信仰，他的正義的意志和對於社會的憎惡，他的烏托邦的傾向，他的反抗精神及革命精神，都使他急切地需要接受社會主義的。在受了社會主義的洗禮之後，他對於文學的概念也就改變了，他把一向認文學為至高無上的理想的那種觀念完全捐除了。他現在已經知道：文學決不能造成人生，但人生却是造成文學的要素；人們的一切的思想和意識，都是因各人所過的生活方式不同而遂有了差別，這基礎是完全建築在經濟關係上的。這種新的學說給他以不可思議的力量，使他勇敢無畏地去接近人間；所發見了從前以為醜惡的原都是美，從前以為真實的原都是虛偽和說謊，因而使他後來終于成

爲一位偉大的寫實作家。同時，也因而使他的甘心犧牲自己，願爲大多數的勞工羣衆爭權利，爭自由而奮鬥。他曾經爲了反對礦山王洛克斐勒（John D. Rockefeller Jr.）處置哥羅拉多州（Colorado）的礦工事件而入獄；也曾經爲了反對像山磯城（Los Angeles）的警察對於罷工工人的舉動而被拘。

自從一九〇五年，辛克萊的暴露文加哥屠宰區域內黑暗的長篇小說『荊荊』，開始在一個社會主義的週刊『訴之理智』（Appeal to Reason）上繼續發表了之後，不但使全市爲之驚動，連整個美國也都轟動起來了。同時辛克萊也一躍而爲世界的一個偉大作家了。此後辛克萊更積極地向資本主義社會宣戰，用着他的百折不撓的精神和努力，去和整個惡社會奮鬥。直至現在。

關於『沙米爾』

『沙米爾』（Samuel the Seeker）這一部，在辛克萊的著作中，並不是重要的作品。他作這部作品的時候，正是出版了巨著『荊荊』之後，受盡資本家及其走狗——新聞記者們的攻擊和謾罵，又因他一力建立的希立岡新村（The Helicon Home colony）的被焚變成無家可歸，在過着流浪生涯的時候。著這部書時，辛克萊住在阿登（Arden），因爲胃病利害，消化不良，在養病着。這書於一九一〇年出版。沙米爾這個名，本係出自聖經。辛克萊不過借用了來代表一位青年，以便對於黑暗社會

施一番攻擊。

從天真的沙米爾的觀察中，暴露了資本主義社會與資本家的罪惡，真是意味橫生，淋漓盡致，雖然沒有『荊莽』『石炭王』『石油』等作品那樣駁雜的內容。在這本書裏，同時我們也可以窺見辛克萊的反抗精神，求真的心，是受了基督怎樣的影響。

「沙米爾：『老愛弗萊姆說，『尋求羞罷，你會找得到的。』」

他嘗把這句話寫在沙米爾的母親的小像片上面，那是掛在那個給孩子作臥房的古舊的頂樓的一個角落裏的；因此沙米爾長大起來也就具有他是一個求真者的意識。他尋求着甚麼，和他怎樣地去尋求，都是不可確定的事——那些都還是要尋求的地方呢。老愛弗萊姆不能够清清楚楚地告訴他，因為在他來到田野之前，尋求者們已經走向「西方」去了；而沙米爾的母親死時很年輕，正在她的丈夫還沒有機會學得比她更多的信心的時候。所以沙米爾只知道凡是尋求者都是一些熱情的男女，他們都是背叛了基督教會的，因為他們不相信所有的教訓——固執着每一個人的責任是在於替自己誦讀着聖經，和服從着上帝的意旨。

因此，這孩子知道去理解着人生，那並不是像一件固定的東西，而是像一個足以探險的去處。人應該尋求着。尋求着，於是真理之路終有啓示給他的一天。他能够看見這種熱情在他母親的臉上，那就是在形影縹緲的肖像中，仍然是美麗而且嬌柔的；而沙米爾不知道那肖像是形影縹緲，只管對她蕩漾着他的美夢。有時，在黃昏的當兒，老愛弗萊姆一談及她，眼淚便偷偷地流到他的兩頰上。當她棄他而去的那一年，他也已經是過了中年的人了，一個有着兩個孩子的鰥夫。他鄉下去作一個伐木的傭理人，搭着營幕在山背後。

在沙米爾時常的回想中他的父親是一個老人：愛弗萊姆被一隻野馬踢傷，此後便很快地衰老下去。他拋棄了伐木業，不久便把山的那一部分的林木伐得乾乾淨淨。現在羣山盡被弄成禿頭似的，而居民已經找到了生活的新方法。

沙米爾的童年生活過得黯淡而且淒苦。冬天很早便來到了山野間；湖水盡被凍結，積雪塞着道路，此後他們只靠夏天所積蓄的，以及阿丹和阿打姆——沙米爾異母兄弟——所獵捕得來的東西而過活。但是現在這一切都變了，忘記了；因為在湖的那邊有了一家旅館，而村裏已經流通着金錢了。於山坡上刈着乾草再也沒利可圖；最好是成家搬到頂樓裏去，招納寄宿者。有些隣人竟把他們的老栗舍變爲臥室，在城裏的報上登着廣告，同時大加刷新，變成粉牆白壁的新建築，這一來便有了他們自己的「旅館」了。

老愛弗萊姆對於那一類的事業缺少狡猾的才能。他拐足蹣跚，又肥又笨，而且一隻眼睛已經上了薄膜。沙米爾知道寄宿者常把他來開頑笑，就是當他們在鯨吞着他的食物，和得到他的便宜的時候，也還是這樣。這給沙米爾的生活的第一次難堪；因為他知道在老愛弗萊姆的胸懷裏的是一種尊貴的心。有一次這孩子聽見他在頂樓下面的房子裏，和一個寄宿者談話，她是一個寡婦，有着一個小女兒，這老人是很愛着她的。「太太，我覺得，」他說，「你好像是有點困難的。所以我才開口說，如果你不能夠付出這一筆錢，你甯可留著罷；因為我現在並不急於用着這錢呢，等你寬裕一點的時候才還給我就是了。」那就是愛弗萊姆對待他的寄宿者的方法；因此他並不會富裕起來像他的靈魂的發展那樣迅速。愛弗萊姆的老婆常教他讀聖經。他每夜都讀，星期日也是一樣；不過，他不會了解他所讀的是高妙的詩，是一部世界文學的名著。他整個地讀着，好像對於這些文字有了實在的關係，如買賣着馬匹和供養着寄宿者一般。而且他把這方法傳授給了沙米爾；那遂使沙米爾長大的時候，帶着一種迷惑和苦惱的禍根，這些他從聖經裏得來的道德真理，好像在上世界上對於他無足重輕似的。

除了聖經和他的母親之外，愛弗萊姆還教給他的兒子一件別的大事，那就是亞美利加。亞美利加是沙米爾的國家，他的父親都是死於此地的。牠是一塊和別的陸地分離的大陸，這是由於一種崇高的、奇妙的天然所形成的。牠是一片自由的國土。因為一班英雄人物曾經噴出他們的心血；而他們的夢

種是在於建設着那像聖書同樣神聖的新國家。沙米爾讀過讚美這事的誦詩，聽過述說這事的演講，他記得每年的七月四日他總會趕到裁判所去聽一次，而且當他聽得流下淚來的時候，他從不會害羞呢。

就是夏天的寄宿者，他也看見他們流着淚。有時，當着靜默的黃昏，這老人也會把他的靈魂的神祕的門扉開過一兩次。因為愛弗萊姆是經過那次戰爭的。他同着第十七班（註）出征去，從牛奔到涼港，在那兒他受傷了三次。這偉大的事業和驚心的幻影長留在他的回憶之中：有英雄的人物；有劇烈的襲擊；有行軍和勞瘁的圍城，有幽囚，疾病和絕望；也有恐懼和光榮的瞬間，鮮血和悲愁的，火燄和槍烟的幻象；也有被槍彈所穿毀的征旗，令人傷心的可記念的死者的名姓。這些人都已經把生命獻給自由之女神了；他們躺在她的前面做成了一條大路——他們填滿了血的陷坑，使她走將過去。那是他們交給子孫們去領導和撫育的遺業。那就是所謂做一個美國人的意義；每一個人應該準備着去做一番像他們所做過的事業，勇敢地忍受着命運所給與的遭遇。

沙米爾的生命就建築在這些事情上面；除此之外，他只有田地，和田地的日常工作，以及大自然的無情的景象——日和夜，山間的寒暑。書籍是非常少的。只有一卷破舊的沙米爾所熟知的書籍，裏面述說着一個浪人在荒島間的冒險，和他怎樣一步步地解決着他的難題。沙米爾從那裏理解着生活是

建築在忠誠的勞工上面的，而一種驚心動魄的漫生涯可以做出有用的事業。此外還有基督的故事和他的一生的長途旅行：那是給一個尋求者的惟一的書籍——有着無限的光榮的幻想，意外的成功的脫險。

後來，有人留下一部李萊著的『田園之詩』：於是在沙米爾的目前又開展着一種新生活的幻想。他是快樂的，現在他可以經證實着了。他愛慕着頭上蔚藍的天空，深幽的叢林，燦爛的湖泊；而現在他可有了言語去形容牠們了——他的極平凡的生活竟含着光榮的詩意了。所以一個人在搾牛乳時會有新奇的情緒，在刈草時會唱着『六月之歌』呢。

因此你可以預知沙米爾是一個人們所稱為熱誠家的。他只看見事物的美好的方面，相信着他所知道的事情——尤其是那美麗而且中鳴不平的。他有見解，有思想。他會給一些新的原理所感動：而且他會熱情地去實踐着牠。但是你不能夠因此而下了結論，說沙米爾是一個傻子。正相反呢，當事情弄錯的時候，他就知道了。他依照他自己的宗教，尋求着真理，他堅執地尋求着，用着他的全力。若果一切的人都這樣盡力地幹下去，這世界便立刻會變成完全不同的地方了。

上述的便是沙米爾在十七歲以前的生活。此後，愁苦的遭逢臨到這家庭裏來了。

原因是爲着城市的居民。人人都說他們把財富帶到鄉村裏來，但是老愛弗萊姆仍然惱恨着他們的來臨。他們破壞舊制度，并且結束了舊的生活方式。當一個人知道鱸魚可以賣得錢的時候，刈草掘地的工作又有甚麼用處呢？於是男人都變爲『管理人』和販賣者，女子都變爲侍女。她們穿着時髦的服裝，說着輕快的話語；不過她們也因而慾望提高，更求獨立自由的機會了。她們都學會了去弄賞錢；例如有許多女子走到城市中去，去迎著不可知的可怕的命運。

這些夏天的寄宿者都有的是錢。無論老少，錢從他們那裏流過個個川流不息。他們既不耕，也不種——他們只買着他們所喜歡的東西；他們所有的時間都消磨在游玩上面——乘舟和釣魚，腳踏車和坐摩托車等等。這一切的金錢會弄成怎樣的一種情形，是一件難於想像的事；但是錢是來從城市裏——從大的都市裏，那兒的人們是想把錢流通來得利息的。

後來，在一年的八月間，來了一個人把智慧之門鑰爲開了一點。這個人的名字叫做孟林——頗西律爾。孟林，是孟林和依士孫銀行組合的一個東家——他的住址使愛弗萊姆的全家爲之驚敬。那就是填衙啊！

孟林先生是個矮胖的人，穿着舊的和前面的褶痕好像刀片一樣褲子；他也放射着財富的光芒。他所說的都是關於那一夜便可以發財的財政幻術。他說孟林和依士孫銀行組合是街上最老的和最興旺的一家；牠的股東是國家財政部的一些巨頭所信任的。但是，愛弗萊姆的全家並未曾閱讀雜誌，連聽

也沒有聽到世間有這種『交易所』呢！

年最長的阿打姆帶着孟林先生到印度池上去釣魚；沙米爾獨自一個人去幫着他搬東西。所談及的話都是關於怪異的城市生活。沙米爾覺得他的家在冬天早上帝所拋棄的地方——許多事情都是他所讀過的聖書中不會記載的。孟林則以阿打姆不刊外面去求發展為怪異。然後他把煙吸了一半，兩紙煙丟了去，又談起戲院和音樂場；接着他把話頭又打回到垣街的滔滔不盡的題目上去。

那一天他從辦公室裏來許多有趣的新聞；有些是就要成事實的——玻璃瓶托辣斯正在預備着創辦。在差不多一年間，老亨利·洛克孟——「你一定聽見過他的名字的——他在洛克孟威爾創立大玻璃工廠，沒有聽見過麼？」孟林這樣問。不，阿打姆說他並不會聽見過洛克孟這個名字，這個狡猾欺詐的，有千百萬家當的老富翁仍在併吞着一切的小玻璃瓶工廠，他現在握有一千四百萬的『玻璃瓶信託公司』。雖還沒有知道；但是這番事業立即便會進行起來呢——「那麼這貪得無厭之徒不是又騙得了許多的金錢呀！」孟林冷笑地說。

「那一定是一件很好投資的事業，」阿打姆小心地說。

「啊，我想是的！」那一個笑起來，「假如他是靈敏的話。」

「你可想得到一些股本嗎！」這是第二個問題。

「一定的，」孟林答。——「那就是我們做生意的目的呢。」

後來，命運決定的，一個城市人買了老洛克孟的田地，而且那代管產業者很鄭重地走來拜訪愛弗萊姆，放下三張捲皺了的「千元」的紙票，而把那押契一筆勾銷了。這老人坐着，顫抖了一下，把他一生積下來的錢緊拿在手裏，抵當着他的兩個最大的兒子的急切的進攻。

「但是，阿打姆啊！」他反對地說。「那是賭錢啊！」

「全不是的，」那一個叫道。「如果我買了一匹馬，那並不是賭錢啊，因為我知道來春的马匹是難得到的。那正是生意呀。」

「不過這些工廠是製造着啤酒瓶和威士忌酒瓶的啊！」老人說。「你可不是去爲把我們的錢做這一路的生意才對嗎？」

「他們製造了各式各樣的酒瓶，」阿打姆說：「他們怎樣使他們都有甚麼用處呢？」

「此外，」阿丹帶着一種外交家的態度插口道，「那會提高價錢，使牠們變成更難得到的東西。」

「那在垣街已經失敗了，」父親說。「我們怎樣說呢？」

「我們已經在內部得到了一個加入進去的機會，」阿打姆說。「這種機會一生是難碰到第二次的了。」

「就讀這通告罷！」阿丹道。「假如我們放棄了這種機會，我們此後的耕種一定會衰敗下去的。」那是應該討論的。老愛弗萊姆並沒有聯想到耕種的衰敗。有了四畝田，他每年春天犁着，耙着，

播種；夏天則刈草，鬆土；到了秋天一莖莖地收割着，堆積着；於是整個十月裏，他坐在赤裸裸的荒涼的山腳下，一穗穗地將牠割下來，裝在籃子裏——如果收穫好，大概總有值得一百元的穀子。那就是一個人去創造一百元的價值的勞動的方法；而孟林呢。站在他的房角落裏那枝上等裝置的獵槍就花了那許多錢呢！這兒是偉大的一千四百萬銀的玻璃瓶托辣斯，產業價值二千五百萬，是全國的大工業之一——而且股本在一星期便很容易地增到一百五十元的啊！

「孩子們，」老人憂愁地說，「我並不想用這錢的。我也不想阻止着你們。假如你們要做去——我們是的！」阿打姆叫着。

「沙米爾，你以爲怎樣呢？」父親問。

「我不知道怎樣說，」沙米爾答道。「我覺得三千塊錢已是很夠了。我不明白我們還要更多的錢拿來幹嗎。」

「你可不贊成麼？」阿打姆說。

「不，我不想不同意的，」沙米爾說。

就是這樣決定了。當他們將寄錢去買股票的時候，他們發覺了一個奇特的見解；他們並不是要買到整個的股本，好像是——他們只要買那股本增加的價值。而這神奇的計算的效力將使他們比較所希望的還要十倍多的啊！這樣，無須費辭，他們買去就是了。

於是他們拿着一張日報，屏息地守着牠，當「玻璃瓶信托」從六十三成又八分之一升到六十四成又四分之三的時候。而在黃昏的時候，管店人老約翰從孟林和依式孫那裏打來一個電報，告訴他們「玻璃瓶信托」是五十六成又四十分之五，他們必需更「低價」的出賣。他們整夜沒有睡眠，在討論着事情的所以然處和壓服着恐怖。第二天阿打姆往城裏去看一看情形；但是在路上他遇着了郵差，帶着從經紀人那兒寄來的信折回家來，那信誠懇地告訴他們已經有把股本賣掉的必要，現在市價跌到五十成以下了。在報載的許多消息中，他們找到這橫禍的解釋——老亨利·洛克孟在他的事業興旺之秋，害着痰症驟然死去，而投機家從中破壞着「玻璃瓶信托」。

他們的三千地錢失掉了。他們費了三天工夫才證實——那還是攪到不能夠相信的事，他們寫信給經紀人，而接到一封回信，那雖是白紙黑字，但一點也不能夠明白，說他們的錢已是連一塊都沒有了。阿打姆大怒，像發狂般地理咒着，而阿丹則蠻橫地發誓着要到城裏去刺殺孟林。那父親呢，他寫了一封痛罵的信，孟林先生可十分誠懇地回答，解釋着他於這事無關，他是個經紀人，而且如數代買，他沒有能力預先知道洛克孟的死耗。「你記得罷，」他說，「我警告你以市價的不定和你該出賣的時候的。」愛弗萊姆對這一類的事都不記得，但是他知道爭論這些是無補於事的。

沙米爾並不關心於他份內的錢的喪失；但是他却關心着他的父親的憂惑，那看來是可怕的。這一打擊真的把他殺掉了；他於一星期後看來要老了十歲，他到冬天便衰老得不堪。隔年的春天，他着了